

行走石板路

□张晓红

家乡大碇镇是个百年古镇，也是浙东有名的侨乡。

从前，家乡多有小弄巷；弄巷中，多有石板路。小时候，母亲带着我们去街市，从古桥“碾上墩”蹓进弄巷回家来。弄巷内的石板路，洁净幽静，没有垃圾和污迹，母亲便殷殷关照我们：走路要轻轻，讲话声音也要轻轻。不能丢瓜皮果壳，不能丢纸屑垃圾，要保持石板路的干净和安静。

行走石板路也有规矩，规矩有好几条：空手让扁担，就是说：手中无重物的人，在石板路上遇见挑着担子的行人，需主动避让在路一边，让挑担人先行过去。还有轻担让重担，也是类似的道理。

如石板路上见到一位耄耋老人或幼童在独自行走，要和气地上前询问：到什么地方去？是否有什么要紧事情，家里人知道吗？要不要我陪同你走一程？如不上前询问，也可以尾随在身后慢慢地陪着一起走。

傍晚行走石板路，常会遇见出外乞讨的乞丐回家来，就要向他拎着的篮子里看一眼。如是空篮，就要往他的篮子里放几个铜板或食物。免得他晚上没有吃食，要一夜挨饿。

石板路铺在街巷弄陌中，在大屋四周也多有铺设。石板路延伸开去，一直通向街市或河埠头。从前人家造大屋，常常先请来石匠师傅坐上首，好酒好菜相待。先请石匠师傅计算好四周石板路的数量和材质，先铺石板路，这样，于己于人都方便。这些石板路，人们统称为大路，即皆可行走的官路。

比如我们以前居住过的“王万生”大屋，有一个方方正正的石板大明堂，住有十几户人家。明堂里有一个七十多岁的王家阿娘（方言，奶奶），她每天天刚亮，就背着一把大扫帚，从大门口的道地扫起，再扫至门前的几条石板路。石板路两旁都是绵延前伸的水稻田。阿娘在围身布褙的口袋里，放着一只小袋子，见路上有碎玻璃碴、碎碗片等利器碎渣，她都要

弯腰先捡起，放进小袋子里，绝不扫向两边稻田里去。

她在后弄堂备有一只生锈的高脚火油箱，专门丢这利器碎渣。丢满了，就要儿孙们埋在人家专门埋碎砖烂瓦的废堆里去。她还嘱咐我们小孩子：眼睛亮，见到路上有碎渣子，都捡来交给她。她会奖励小孩子几颗小糖或糕饼。

附近的农民都说：我们走这几条石板路，赤着脚也不用担心脚底被戳出血来。王家阿娘心好行善，长命百岁，能活到一百多岁。此话灵验，王家阿娘虽没有活到一百岁，也是得享高寿98岁，无疾而终。

在大屋墙边与水稻田之间，常铺设有一块架空的“起翘石板”，人走上会发出“咯笃咯笃”的声音，这是防强盗用的。

有一次半夜里，我们几个小孩和一些哥哥姐姐们特意不睡，准备抓贼。因为前一段时间以来，有个贼常来我们灶间，把冷饭笊箕里的冷饭倒了去，害得人家早上吃汤饭时，只能喝汤水淋漓的水汤饭。

正当大家听到石板声响，要出去喊捉贼时，母亲拦住了我们，说她从石板路上重重的脚步声听出来，这个来的人是可怜的阿通。他又聋又哑，手脚都有毛病，干不了活，就常常吃不饱饭。但他很讲卫生，会自己带只碗，用主人家的饭瓢舀一碗饭在自己碗里，不会把整篮冷饭弄脏。就随他去吧，不要去惊吓他。

原来王家阿娘和母亲她们早就知道，来倒冷饭的人是阿通，但都没有阻止他。

到了冬天，下了一场大雪，积雪有半尺厚。王家阿娘还吩咐大明堂里的当家女人们：夜里灶间的门只能关，不能落门。阿通遇到这么大的雪，不能出外乞讨。夜里肯定要来倒冷饭，要给他行方便。她自己还炒了一碗咸菜，和一碗冷饭放一起，放在灶台上，方便他倒去。

这些有着温暖善行的往事，虽细碎平常，却让我时时想起，也要让后辈儿孙们多多知道。

思念一株香椿树

□朱宝珠

小时候我家搬迁，新家安在临街的古老庵堂里。庵里有一株生长多年、很茁壮的香椿树，黑褐色的树干，蓬勃撑开的枝丫，春天有赤紫赤紫的芽苞绽出。由此，我认识了香椿树。

庵里住的，除我家外，还有好几家单位。眼瞅着满树香椿芽，没一个敢吃。只有住土地堂的和尚师父，独自吃得有滋有味。我也馋了，悄悄扳下芽苞闻闻，嚼嚼，即被那种怪异味道吓退。

正儿八经的头次尝香椿芽，并尝出它的美味，那是在一次探亲的时候。住隔壁的上海人，送我一小束盐渍香椿。怀着尝试心理，取几根沾满白白盐花的干瘦香椿，用冷开水洗洗、切碎，淋上麻油，竟满口生津，胃口大开。

岁月流转，不知何年，兴起吃香椿芽，也有乡村大批种植。我也学会吃香椿芽，冷拌吃、炒鸡蛋吃、腌着吃，总也吃不厌。年少时嫌弃的味儿，变成了特殊的鲜香味。每年只要香椿上市，一准买来吃。心中梦想种上一株香椿树，享受从树上采摘到餐桌享用的乐趣。那年踏春归来，偶然发现路边垃圾桶旁扔着一株枝干瘦弱、根须稀少的香椿苗，心里怜怜的，真想带回家。种哪里呢？迟疑再三，还是不舍地放弃了。

后来想种香椿的奢望还真的实现过。因建造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我家小区，绿化带的大片草坪，历经年复一年风霜雨雪的浸淫，没有了初居时绿草茵茵、柔如绒毯的可人画面。绿化带上，或泥土裸露，或长着几棵零星、稀疏的不知名野草，绿的少，枯萎的多。当时社区急于改变小区环境，倡议住户动手种植花卉草木。一时间，绿化带上姹紫嫣红：铁树、枇杷树、无花果、石榴树及梔子花、绣球花、月季花、滴水观音等纷纷种上了。有次在小区散步，惊奇发现几株成活的香椿树，当即激活了我栽种香椿树的念头，欣喜机会光顾我了。

到哪儿弄树苗呢？记起乡下的远亲小辈，年年送香椿芽给我们尝鲜。于是猜想，那里肯定有。他答复：“有的有的，多得很啦。”果然在清明节时，带来了根上裹着新鲜泥土的小苗儿。

树苗有了，选定落户地，干脆利落挖个坑种下了。香椿树易种，小苗又带着“娘胎”的营养土，浇过几次水后快速成活了。初夏阵阵的梅子雨，滋润得小椿树霍霍地抽枝长叶。几天不见，竟蹿高一截，心里乐颠颠的。

深秋的一天，我与老伴旅游归来，突然发现楼下西南角走道边突兀地长出香椿树来，蜷身回望，原种香椿树的位置露出深陷的洞。顿时醒悟自己是个马大哈，竟把香椿树种在人家的窗下。好在那位懂种树常识又讲理的师傅，见树已种活，宽容到能移栽树的深秋季节，才默默把树移到了开阔地带。

来年春天，香椿树的枝头、树干、枝条上次第钻出芽苞，先隆起一点点，后见风就长。紫色的椿芽，几天长得中指头长，内行人告诉，赶紧把芽摘了会重新抽芽。摘芽抽芽，几个反复，椿树长得更大了，树根四周还有旁枝逸出。冬天，小区的花工挥着大剪子修剪花木，顺带剪去我家香椿树的头，剩下光秃秃的树干。我心痛地问为什么？“香椿树是要这样修剪的。”花工简单了了的回答，并没有说服我。“请以后不要再修剪”，我这样说。

香椿树没有了修剪制约，海阔天空，恣意滥长。几年后，竟长到三层楼高，碗口粗。我害怕繁密枝叶挡住邻居家的采光，老伴锯下高高的树干，清理的枝叶叶叶装了一垃圾车。真后悔当时的自以为是，招来自讨苦吃。此后，老老实实按时修剪。这株香椿树品种优质，芽也比菜场买的香，味纯、好吃。年年从春天开始吃嫩芽，一直吃到梅雨季的嫩叶。

2019年夏，小区改造。绿化带统一一种上西洋杜鹃和开小白花的绿植。那些挖起的树呀花呀，装上大车运走，也有我家的香椿树。

闲暇时，常会思念那株亲手栽种、拥有过又失去了的香椿树。但我不遗憾，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，已享受过种香椿树、吃香椿芽的田园乐趣，知足了。

